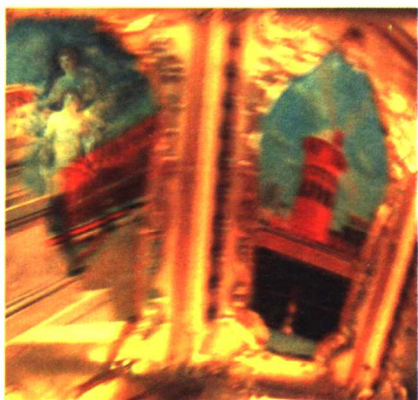


Elfriede Jelinek

Michael Ein Jugendbuch für die Infanzitgesellschaft

# 米夏埃尔 一部写给幼稚社会的青年读物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余匡复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lfriede Jelinek**

**Michael** Ein Jugendbuch für die Infantilgesellschaft



Elfriede Jelinek

Michael Ein Jugendbuch für die Infantergesellschaft

# 米夏埃尔

一部写给幼稚社会的青年读物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余匡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夏埃尔：一部写给幼稚社会的青年读物 / (奥) 耶利内克 (Jelinek, E.) 著；

余匡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0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作品)

ISBN 7-5327-3712-8

I. 米... II. ①耶...②余...

III. 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 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43724号

Elfriede Jelinek

Michael

Ein Jugendbuch für die Infantilgesellschaft

本书根据罗沃尔特出版社1997年9月德文版译出

© 1972 by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y by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Hamburg.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author.

图字：09-2005-002号

米夏埃尔  
Michael

ELFRIEDE JELINEK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著  
余匡复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文字编辑 裴胜利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32, 000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7-3712-8/I · 2106

定价：20.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拥有，未经同意不得转载、连载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者损坏等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米夏埃尔

**Michael**

一部写给幼稚社会的青年读物

Ein Jugendbuch für die Infantilgesellschaft



本书情节纯系杜撰

如与在世之人有相似之处

全属偶然和巧合





你们好，我亲爱的朋友，我很高兴，终于亲自认识你们了！

在你们身上仅有一件事情干扰着我：总以为是别人的过错。如果你们从楼梯上滚下来，或者被汽车压死了，或者丢了你们的差使，那你们得先好好看看自己。

更精确地调整图像的清晰度，按钮大得够让你们看见的了，不是吗？你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成为真正的小专家了。其他人当然还得好好练练。

对了，周末，再给一个建议：

如果看电视的时候觉得冷了，那么在感冒之前，赶快去取件暖和的夹克衫！夹克衫就在箱子里，没人把它拿走，真的。

叙述

只在一旁瞅着的人，人们叫他们看白戏，所有其他人形成一个大的读者群体。

从一侧门里跑出来的是英格丽特，从另一侧门里跑出来的是盖

尔达。她们是商店学徒。她们一直没有经历过谈到的小事儿。

她们在报纸上总读高年级女学生课外时间干什么事儿。有时候她们并不懂这一切。如果有人问她们，她们便这样回答：礼拜五下午四点钟，一周的工作就结束了。

礼拜五下午四点钟我们感到这样的快乐和自由。这就是所有她们能做到的。她们就像白痴一样，一再地重复着。

要当心“太多”！这看上去有点一本正经。

我们只想在一旁稍微看一下。我们不想弄坏任何东西。我们一声不响，不干扰他人，那是当然的。有什么麻烦事儿我负责。我拍摄漂亮的衣服。如果你们勤奋，那么也许你们生日时可以得到一件新衣服。

但我首先要拉开你们的拉链。我用我张开的手直揍你们的脸，你们仰面朝天。我为你们出主意，我还回答你们的问题。迷你裙还没有过时，迷你裙和与服装颜色相配的羊毛袜一起，又时尚起来了。在你们的腰骶部我给你们每人一下子，打得你们跌跌撞撞。

亲爱的盖尔达，在您的缝补盒里还有牛皮零料吗？没有了？那就当心我踹掉您的上下门牙吧，亲爱的盖尔达。

不勤奋就没收获。可是我勤奋了也少有收获。因为你太不勤奋了。

英格丽特，请您过来一下。我要把您的双手从它们原来的地方拽开。它们下面看得见的东西实在太难看了，以致你们实在不能朝镜子看。这件暖和的特长大衣多漂亮啊！我可以试穿一下吗？我穿了它，看起来肯定很滑稽可笑。可穿着它真够暖和的。

你们恐怕首先该用布丽吉特<sup>①</sup>节食法去掉你们超量的体重，然后目标明确地去做有氧体操。

请，请吧！摄影师戈登用他的摄影机三角架狠狠地打盖尔达披着金黄色头发的额头，盖尔达当场摔倒，她躺在那里，一道鲜血汨汨地从她的右眼流到太阳穴，再从太阳穴流了下来。红红的血迹立刻呈网状布满她的头颈。

如果人们想要什么东西，该怎么说呢？请，请说吧。我什么也没有听见。请说吧！说啊。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她们的狐皮领子塞到她们的头颈里，弄得她们只好直喘气。

这个值多少钱呢？

这应该是最后提的问题。

我的英格在哪里？过来给个轻吻。快！

英格，请您到我这里来一会儿！我要给您吃点苦头，让您像架

---

① Brigitte, 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常见的女性名字, 已成为女性和女性时尚的代名词。以它冠名的不仅有女性健身中心和女性杂志, 还有女性服饰、女性用品商店等。

弹球游戏机一样直直地站起来。

这料子多漂亮多柔软。柔软得比我晓得的所有柔软的东西还要柔软。英格丽特用两个指头抚摩着它。她经常问：我可以吗？我不是能？我能试一下吗？她说着“请”，说着“谢谢”。

尽管如此，什么使英格丽特疼痛呢？是大头针，它们从皮下直刺到手臂。还有一把尖尖的剪刀刺进英格丽特的右上腿，这使她突然大叫起来。她大喊：妈妈，我可以吗？我是不是能？我能试一下吗？可谁睬你啊！

说一说男性同事：霉得直叫人恶心，古老年代的愚蠢翻版，毫无美感，不成比例，不合时代潮流，毫不实用，包装得滑稽可笑，笨手笨脚，遮遮掩掩。

我作为男人当然只为我们男人说话。

我不允许蓬松的鬃发，不允许上班时穿长裤<sup>①</sup>，小姑娘必须穿白色工作罩衫。

盖尔达，我真高兴，我们在单位之外碰过一次头。这样要无拘无束得多。我托住肚脐把她高高举起，又把她肚子朝着墙壁，劈啪地打她。她滑来滑去，真像一个滑冰运动员。

你们就该有这么一手，专事搭配的专业女士这样认为。用套衫

---

<sup>①</sup> 即必须穿裙子。

搭配女衬衣或者新的女式背心，这样的搭配即使在工作单位里看起来也总不错。

我们必须穿着罩衫去上班。

突然事态变得严峻起来。专事搭配的专业女士解下她的带金属铆钉的麂皮皮带，用它朝我们的盖尔达脸上打去。像鼻梁骨这样比较小的骨头立刻就断了。如果它没用厚点的材料垫上的话，皮肤也会裂开的。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叹气。我的上司这般严厉地对待我们，现在您又这么严厉地对待我们。我们的确已够卖力的了。

我想补充一下我女友的看法。我认为，您是不可以殴打我们的，因为我们在办公室里已经够忙了。

我要挖出您的右眼，在空空的眼窝里捅来捅去。也许您说得对，但是变化是不会一个早上就到来的。您的右眼已经流出浅红色的血水。您现在成了一个只有一只眼和一只空眼眶的人，盖尔达。双眼盯在新的东西上，然后跳来跳去，因为它们越来越只能平面地而不是立体地看东西了。它们观察距离时已经错误了。

这样是不行的！在你们的业余时间你们可以聊个够。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吼呢？单纯质朴就是王牌。

盖尔达像只青蛙似的倒下，略微喊了一下，然后失去了血色。

摄影师里柯比其他人更懂漂亮的面孔，他在加油站好心地自己把橡皮管子伸到油罐里。他指指停车处空当的一部大众汽车。一位金黄头发的姑娘微笑地表示感谢。她戴着一副墨镜和一顶有趣的松松的帽子。汽车后座上是五颜六色的一大堆，乱七八糟。重重的一个包裹，还有更多印着时装公司标志的购物袋。车来车往里有这么多叫人并不注意的东西。

我们想一同跟着。英格丽特和盖尔达羡慕地东张西望。我们在商店学徒的后面跟着。

但里柯的一只靴子在我们的盖尔达脖子里嚓嚓作响，把她弄成了两半。她的左脚在哪里呢？它看起来严重扭歪，似乎已不再属于身体。在戈登有节奏运动的头部下面，谁在那里迂回而进呢？对了，是英格丽特。对时髦的天鹅绒或者毛料裤子，她的上司肯定没有什么可反对的。特别是它们再用一件宽大罩衫掩盖住她宽阔的臀部的话。

英格丽特羡慕所有这些人：他们面对吹来的风，竖起他们胶布雨衣的领子。当头发吹到额头上，他们总漫不经心地把头发梳理到后面。

盖尔达渴慕地看着所有穿高统靴子的人：他们紧抱着有长皮带的挎包，把太阳镜推到额头上，戴着大大的戒指，正巧要迈进咖啡馆去。她们两个：圆圆胖胖。面对她们的丘疹，她们毫无光泽的头

发，她们超乎平常的体重，她们什么都没有做。她们丝毫没有打扮过她们的皮肤，没有扑过粉，只用了一点唇膏。（过于淡黄，不适合面部的肤色。）英格丽特的双脚踩破了柔软的麂皮软鞋，而这和材料绝无关系。

她们问，这怎么可能：有些人毫不费力地把他们身体的重量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这样做时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怎么会可能？有些人点着一支香烟，与此同时，他们看起来似乎每天都这么做似的。

请您只是不要相信我们没有看见他们。

您有一个朋友了吗？

没有。我必须十一点回到家里。

大锤的压力把布娃娃高高地抛到了空中，然后布娃娃又落到墙边。

这情景看起来像是在什么地方也发生过。

维尔纳为我打开了门。我满眼是泪，什么也看不见。我一屁股坐到一张锦缎软椅上。我的雨衣湿漉漉地粘在我的双腿上。手套已经丢了。白色的针织裤子也已经脏了。我想，我看上去从来没有这样绝望过。维尔纳轻轻地说：你真漂亮。

我低下头，让我的头发像一道幕布垂在我的面前。维尔纳把头发小心翼翼地理到一边：我要看看你！我闭上了眼睛。我太疲倦了。



温暖开始慢慢地流到我僵硬的四肢。

虽然剧终这个字还没有映到银幕上，但幕布已经降下。

没有坏的天气。只有不合身的衣服。